

初學記

二十下

醜人

長人

短人

奴婢

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臆沾粧委
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裙
又傷美
人賦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佳
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
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
歡之芳禱言歡愛之可未庶羅袂之空裁
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于夜臺伊芳春之
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
於
故處

醜人

敘事釋名曰醜臭也穢也 家語曰耗土

初學言卷二十一
之人醜 尚書洪範六極五曰惡 孔安國曰醜陋

也 發蒙記曰醜男醜女離春 廣雅

曰此惟媿媿儻儻類類頰頰嚙嚙臙臙醜醜也

此鼻之反作火遺及媿音陪儻音臺臙服薄比反頰老文反臙音住頰古來反頰音骨

顯音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注曰狂且狂醜

人之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

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史記

曰澹臺滅明狀甚惡秦相蔡澤欽頤折頰

晉書左思貌醜而口訥 何承天纂文

曰媿母醜人也黃帝愛幸 列女傳曰齊

孤逐女其狀甚惡 又齊宿留女項有大

瘤梁鴻之妻孟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曰

離疏者願隱于濟肩高于項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脾為脇也尸子曰禹長頸鳥

喙向目顏色亦惡鵙鵙 嫫母 復之蒙曰

矣天下獨賢之 鵙鵙 嫫母 復之蒙曰

鵙鵙娶妻深目窈斗折腰不誕女 亮妻

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

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

文夫不能髣髴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君

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

爲之謔曰莫作孔明 叩鼻 宿瘤 劉向列

擇婦正得河外醜女 叩鼻 宿瘤 劉向列

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土之正后也

其爲人極醜無雙四頭深目長肤大節印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咽皮膚若漆行

年四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於是以拂拭短

又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

后也項有大孤逐 厚送 齊孤逐女者其

瘡故號宿瘤 孤逐 厚送 齊孤逐女者其

醜人

欲

與

馬

少

者

敬

謹

起

而

鳴

里

者

夫

牛

逐

見

與

人

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曰子孫死罷莫
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友醜其
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
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曰惠妃 允婦 王隱
下問女果醜肚一作其友 惠妃 允婦 王隱
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
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許末無復入聖祖範勸之曰阮家醜女與
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
裙裾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

曰新婦所乏昨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
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
有慙色遂 勃屑 龐廉 楚辭曰西施媿媿
雅相重 又曰珪璋雜于甌室龐廉與
屑而日待 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同將愁苦而終

窮龐音龍孟 取古好女
賦劉謐之龐郎賦 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
耳聽我作文章說此河

南事 詞 朱彥時黑兒賦 世有非常人實
汎不具載 惟彼玄士稟茲
至緇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驢牛張如烏牛
時念如鸚鵡鬪樂似鸕鷀喜 詞汎不具
二五醜人

載劉思真醜婦賦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
惡婦才質陋且儵姿容劇媼母鹿頭獼猴
面如老桑皮耳如劍兩手頭如研米槌髮
如掘掃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闇鈍
齒梳髮刻畫又更醜粧頰如狗舐額上獨
偏唇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傳粉堆頤
下向中不編有領如鹽豉囊袖如常拭釜
履中如和泥瓜甲長有垢脚駮可容箸孰
視今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登徒子妻蓬頭
人唯
旁行踽偻又疥且
時斷牛語友

長人

敘事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淮南子
曰東方之人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
者其人長 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
殷湯長九尺 孔子濱圖曰孔子長十尺
大丸圍 帝王世紀曰季歷之妃生文王
昌身長十尺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

丈肩闊一尺 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敖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長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六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

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大平之都冇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冇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

見拜者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馬長二

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

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飲

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

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

神事對腰十圍 跡六尺 晉書曰尹緯字

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

氣 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兆身

長五丈脚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曰咸熙

跡六尺 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

髮著黃单衣黃巾 漢書曰王莽時有奇

士長一文大十圍自謂曰巨毋霸本出于

蓬萊東五城西北昭如海濱郭卓不能載

也馬不能勝即日人車駟 眉見軾 骨專

馬建旗載請闕卧則枕股 車穀示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

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自身 于鹽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

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曰吳伐

越隳會稽獲骨馬節車吳子使問仲尼 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

勿學也卷二十一 三人長人

後至禹戮之其骨長狄五丈 千秋八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益五丈

餘也 漢書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戾

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乃召 **馬騰雄異**

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美

趙壹魁梧 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

異而性溫厚人多敬之 後漢書趙壹字

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

偉詩才傲物 **海釣巨鱉** 河流大履曰大

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鱉戴五山龍伯國

有大人釣六鱉合負而歸因灼其骨帝怒

滅龍伯之國 祖冲之述異記曰魯僂皇

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

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

繫之是月淋雨河渭汎溢滿河津監寇登

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 **巨霸枕**

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股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注 三十國

郎巾香為拂蓋 **十丈極數** **三馬不勝** 國

郎長一丈九尺 曰人之長及幾何 仲尼曰長者不過 **林父**

千里 **支提三丈**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

大荒中有林父馬其高

初學詩卷二十一
千里腹圍百輔郭子橫洞冥記曰有支提
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
足各

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世有大人兮在乎

曾不足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輕舉

而遠游申綺幘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健

格澤之修兮總光耀之彩施垂旬始以

為綵兮曳其星而為髻掉指揮以偃蹇兮

又旖旎以招搖攬擗拾以為旌兮靡屈虹

以為網江沓淋以滋滋兮炎風涌而雲浮

雙臂二丈體如中人

彼肩為者長臂之人

短人

脩脚自負 又夸父贅 傾河及日 遁形鄧林 觸類而化 應無常心

敘事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注西方言曰侏儒短人也黠昨格 耀蒲楷切

短也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十名

巨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

勿學也

捷於事婁護為人短小精辯 何承天纂

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魏

書曰王粲樂進金為人短小 占夢書曰

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

所笑人所輕 拾遺記曰負嶠山有陀移

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

一寸朱衣玄冠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

長七寸事對滅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

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表敗我於

邾滅紇短小故也 家語曰高優旃 蔡

義 史記曰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

長雨中立我雖短故幸侏儒始皇乃使皆代

之 漢書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

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 楚葉公 齊晏

子將若衣不勝衣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奉

使楚楚王為小門晏子不入曰使狗國即

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狗門入也

賦巴馬郭讚郭讚人蔡邕短人賦曰巴巔

郭璞王敬端方張松放蕩宋書曰王敬

而坐起端方益部雜記曰張婁護精辯

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嚴延敏捷並詳巨靈七寸陀移三尺

並詳西海畏鵠東方詒騶海外有鵠國

敘事西海畏鵠東方詒騶海外有鵠國

人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唯

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

中不死漢書曰東方朔詒騶侏儒曰帝

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從軍擊虜不任

軍事無益於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賦漢蔡邕短人賦侏儒短人焦僥之後出

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

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

拒崔如刃不恐其餘庭公劣厥僂寔嘔噴

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思難與前侶是以

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

初學言卷二十一
曰刑雞方鴛鴦鵝鶻鶻方鶻鶻冠
戴方啄木不見觀矩人方形若斯墊地蝗
方蘆螂且薩中蛹方蠶蟻頭視短人方形
若斯木門閩方梁上柱弊鑿頭方斷柯斧
鞞鞞鼓方補履襍脫椎柁方擣薤杵視短
人方形如許且于如反蠕音而頓音須
替郭璞僂僂替取足眉目纒了
淨音淨

奴婢

敘事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
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

隸女子入于春藁

注云謂坐盜賊則汶入官為奴即今之奴婢古

之罪人也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

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

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

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

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亡

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秦晉之間罵

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斯皆

謂之娠女斯婦人風俗通曰古制本無

奴婢即犯事者原之減者被減罪没入為

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說文曰男入

罪曰奴女入罪曰婢 左傳曰裴豹隸也

杜預注犯罪没為奴 史記曰季布為朱

家鈐奴樂布為人所畧賣為奴衛青為侯

家奴 漢書曰王鳳群弟爭為驕侈奴僮

以千數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

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晉書曰

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

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

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眾賓賓見並

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事對周奚

晉隸鄭玄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

下等遺賈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

敘事和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百

人遺賈漢書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

正宣德明恩賞賜前鄭泥中 龐竈下

後奴婢百七十人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使一

慶世說曰鄭玄怒使人曳

婦不稱旨將捷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

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

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風俗通曰南

陽龐儉少遇亂失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

十餘萬行求老蒼頭使立牛馬耕種直錢

二萬有竇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

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

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如初時

人為之語曰廬里之隸鑿井得銅買奴得

翁 陳地餘

吳谷利

風俗通曰將作大匠

頭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為戶曹吏令

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

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

州刺史耶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

斌

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
斌後為蒼梧太守 江未傳曰谷利孫權

大奴 **翻羨汚衣** **覆酒就杖** 東觀漢記曰

夫人欲試寬意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
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

徐詣曰羨爛汝手乎 劉向列女傳曰周
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恐殺主父

為妻藥使婢進之婢私口道之恐殺主父
告之與殺主父因懼覆酒主父怒而答之

妻悲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
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主父

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 **杖斫斷席** **平頭**
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提箱 史記曰任安衛將軍舍人潞平陽主
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

佩刀斷席別坐 古詩曰足下 **沈當問耕**
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箱 據滑臺大祖

劉使執杼 欲比代沈慶之固陳不可丹
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

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
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

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着曰傳上
有隸子弟 劉謚之與天公戲曰在於建

盜之邑始得數年相遲方得教奴學耕使
婢執 **翟青代死** **杜墓更生** 皇甫謚列女

後傳曰會稽 三十六奴婢

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清賊
 欲犯之攝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
 可得而辱素短名素者恐被耻獲害耳
 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獲害耳
 今素已死何以生為賊復殺之不得出十餘
 年開墓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
 自謂一而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家
 史生猶十五胡婢善射夷奴斫石決錄
 六嫁之有子胡婢善射夷奴斫石決錄
 曰金祿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
 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祿與必善必
 見祿有胡婢善射必常請之從役也林
 邑記曰范文夷師父奴也以刀斫石障如

斬盧葦後
 為國王

詩晉張翰周小史詩

翩翩周生婉孌幼童

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昔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
 轉側猶靡顧盼便妍劉夷道詠死奴詩
 和顏善笑笑美口善言

生淮淺黃泉歸路深不喬知之綠珠篇
 及江陵樹千秋長作林

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
 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

難恒持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
 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勞掩面

三十七奴婢

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賦後漢蔡邕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

賦後漢蔡邕青衣賦 歎茲効寔產于卑微
時俯視羣陰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螭螭
統橫按髮葉如低葵脩長冉冉碩人其頤
和善笑動湯去唇都治試媚卓躒多姿
人等小心機事如飛中鏡拭制莫能雙追
歸睚之紫不距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
宜作夫人為象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
代無樊姬楚莊晉知感昔鄭季平陽是私
故因錫國歷爾邦崇雖得媼媿舒寫情懷
寒雪續紛充庭盈階蕙裳累鎮展轉劉頡

瞻眇眇署雞鳴相催飾駕趣嚴將舍爾重
矇眇矇眇思不可排停停溝則嗷嗷青衣
我思遠逝爾思來迨明月照照當我戶扉
條風狎躡吹一林惟河上迨遙徙倚庭階
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
隔于河維思爾念爾怒馬且飢
後漢張安

超詣青衣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離美

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同可華何必
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滂泥墮珠彈雀堂谿
刈葵鴛鴦雛啄鼠何異于鴟歷觀古今禍福
之階多由孽妾淫妻書戒北雜詩稱哲婦
三代之季皆由此起晉獲驪戎斃壞萊子
有夏取仍覆宗免祀叔時納申曉聲狼似

魯受齊樂仲尼近矣文公懷安姜請其歸
 周漸將衰康王吳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
 感彼開唯德不雙但願周公起以窮究
 微微濟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嬰潔志不願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
 尊不迷光此麗豎三反無紀綱繆不序
 行素如安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
 尸不名修其在所生女存安生男為虜
 野報祀詩其生祀或于馬廐屋間筆下
 東向長風接神鴈酒悉請諸靈辭邪無主
 多乞之出無力鐵并續續累債皆來集聚
 媿然歡心各有先後滅獲之類蓋不足數
 古之賢婿尚猶塵垢况明智者欲作父父

勅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
 守之以一秦穆思僇故獲終吉

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子餉胡子書

方言異俗

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
 執轡婉彼青衣正當出八燒香還依丹轂
 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
 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并

賤喬道元與天公牋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

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稍
 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捨公吳母
 近因冬節暫請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
 寧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奴來成左目失明

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
馬之疹行步雖廣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
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麀言
語嗷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之無所役請
請阿猪復被狗
困熱如泥

辭漢王褒責鬚髯奴辭

我觀人鬚長而復

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
疏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
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
辛辛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動若玄哇
之垂於是搖鬚奮髯則論說虞唐鼓鬚動
鬣則研聚否臧內育瓊形外闔宮商相如

以之都雅顛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
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
泥土僂蹠穢穢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
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減靜則窘於內虜
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
為智不能御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
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
毫鬣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約漢王褒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

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家巔曰大夫買
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
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
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曰次使皆

上券不上券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
 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
 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揚惠買天時戶
 下髻奴便子决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
 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常穿日
 縛帚裁盂繫井浚渠縛落鉏園斫脂杜埤
 地刻大枷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
 乘馬載車輿坐大嗽下牀振頭垂釣刈芻
 結葦臙纏汲水醮佐醢醢織履作籠黏雀
 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
 捕龜後園縱養鴈鴛百餘驅逐鳴鳥持拍
 枚緒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餒食
 馬不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跛蹙
 杜疆落桑披稷種瓜伴瓠別茄披蔥焚槎

張翥集破到日中早禁雞鳴起春調

馬山兼落二車舍中身冬定盡行
 作鋪漆外整案陳平拔肱斲蘇切
 雁芋膾魚包龜烹茶盡其舖已而蓋
 門塞竇餒豬縱人勿與鄰里爭鬪奴
 飯可飲水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
 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
 伴偶全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
 煎主為奇掾求用錢推訪惡敗穰索
 買席往來都洛營為婦女求脂澤敗
 市歸都擔京轉出勇蹉牽犬敗鴛武
 茶楊氏池中擔荷社來市聚慎護行
 市不得夷躄旁卧惡言醜罵作乃
 入益川負易牛羊奴自文精慧不得
 力具

待斧入山斷斲栽據若殘高作榑機木厯
及麻解焚薪作炭礪石薄斫治舍蓋屋書
刑代贖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
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亭益作
繩索雨墜無所為常漏蔣織箔種桃李梨
柿柘桑二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滋
橫相當果熟收歛不得吮嘗大吠當起糞
告鄰里張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茅屨
卷二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如老力索履
莞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完
水當白若有私錢十給賓客奴不得有私
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
訖詞窮以索乞乞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
鼻涕張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

土陌蛆蚋鑽額早知當爾
為王大夫酷酒不敢作惡

初學記卷之十一終

和風古書



卷之四